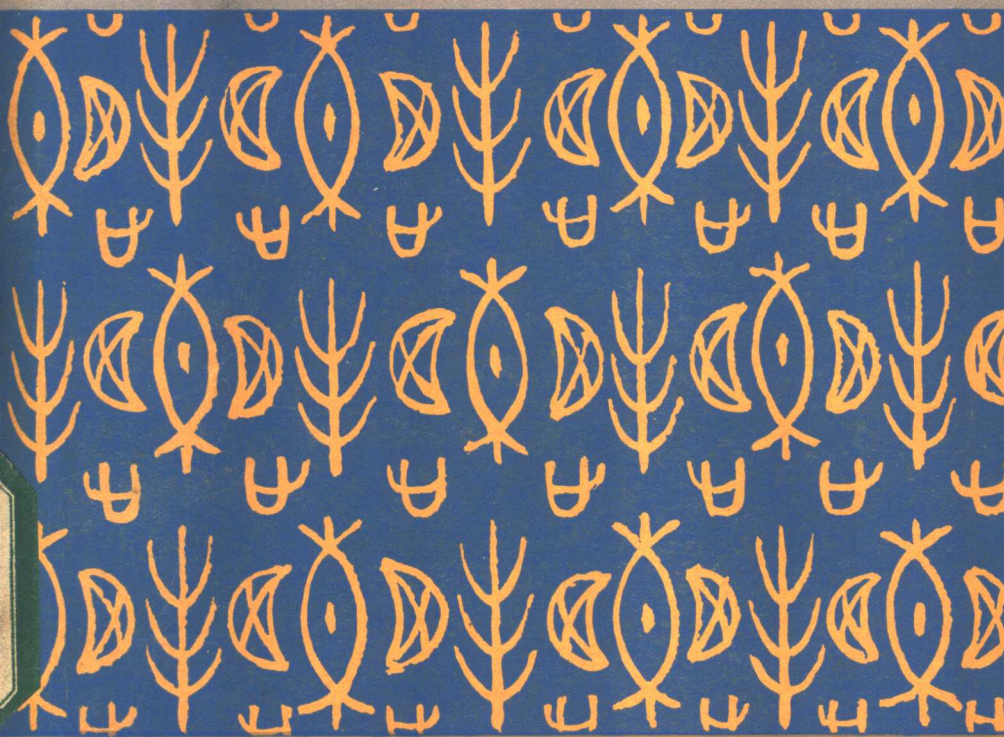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

研究集刊



復旦大學出版社

2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 二 辑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二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98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11253·008 定价：2.45元

《中国文化》顾问和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

于光远 刘大年 李 新 周谷城
胡 绳 顾廷龙 梅 益 黎 澍
谭其骧 蔡尚思

编 委：

丁守和(主编) 方行(主编) 王学庄
刘志琴 朱维铮 汤 纲 李华兴
耿云志 姜义华 黄 沫

目 录

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任继愈 (1)
略说文化	刘家和 (9)
王学的崛起和晚明社会思潮	包遵信 (18)
论阿Q 的文化心理结构	张 琢 (45)
《资本论》的准备工作和几本入门书的问题	许涤新 (64)
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陈 崧 (72)
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	鲁 军 (99)
读利玛窦的《中国日记》	何兆武 何高济 (126)
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	李学勤 (146)
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	马 雍 (158)
黄遵宪与民俗学	杨宏海 (179)
袁世凯政府对进步出版物的压制	刘伯涵 (198)
道藏目录新编刍议	钟肇鹏 (213)
《破邪详辩》浅析	喻松青 (232)
太平天国一神论——一帝论	王庆成 (247)

书 评

科学文化建设中的一项新工程

——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稿》

刘再复 (256)

文献与资料

新中国的文字革命

瞿秋白 (270)

丁未旧作

陈 垣 (299)

跋陈垣丁未旧作

陈智超 (317)

南社与唐宋诗之争〔下〕

杨天石 王学庄 (320)

法国汉学研究机构的现状

〔法〕程艾蓝 (342)

文 摘

我的儒教中国观

〔美〕勒文森原作 赵小建摘译 (348)

中国物品西传考

〔美〕卜 德原作 孙 西摘译 (352)

TABLE OF CONTENTS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e	Ren Jiyu
Some Brief Remarks on Culture	Liu Jiahe
The Rising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ao Zunxin
On Ah Q'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Zhang Zuo
Preparations for <i>The Capital</i> and Problems of some Rudimentary Readers	Xu Dixin
The Polemic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Chen Song
Th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Lessons	Lu Jun
Reflections after Reading Matteo Ricci's <i>I commentary della Cina</i>	He Zhaowu He Gaoji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the Origin of China's Written Language	Li Xueqin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urname System	Ma Yong
Huang Zunxian and Folklore	Yang Honghai
The Yuan Shikai Administration's Banning of Progressive Publications	Liu Bohan

My Humble Opinions on the New Edition of <i>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Taoist Scripture</i>	Zhong Zhaopeng
A Brief Analysis of <i>A Thorough Study of Eradicating Heathen practice</i>	Yu Songq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 Monotheism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ts Monocracy	
.....	Wang Qingcheng

Book Review

A New Endeavour in Promoting Science and Culture	
—On <i>Draft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i>	Liu Zaifu

Memoirs and Data

China's Revolution in Its Vernacular	Ju Qiubai
An Old Essay Written in 1907	Chen Yuan
Postscript to Chen Yuan's <i>An Old Essay Written in 1907</i>	Chen Zhichao
"The Southern Society" and the Polemics on the Poetry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Part II)	
.....	Yang Tianshi
	Wang Xuezhuang
The Present Status in France's Sinology Institutes.....	
.....	Anne Cheng

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任
继
愈

文化有广义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文化，举凡文学艺术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都包括在内。它既包括高文典册的圣经贤传，也包括布帛菽黍的制获方式以至于举止言谈的风度。本文所说的文化，没有采用这样广泛的意义，而是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好像文学作品描绘某人的特点，不在于外貌，而在于它的性格；性格的差异就是区分此人与其它人的根本标志。这就要求观察者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这个人的衣着服饰等外部特征，重要的是探求它内部的精神面貌。我国传统的戏剧、小说所写的才子佳人，有些写成千人一面，出场的人物差不多，使人看过没有印象，原因是没有抓住人物的性格。古往今来，戏曲、小说成千上万，而流传下来并为人民群众所喜爱，长期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影响的都是具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品，其中优秀的作品甚至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了解它的特点。此民族不同于它民族，在于它们的性格不同。民族性格的标志是什么？造成它的性格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民族文化问题的人们共同关心的，也是千百年来，长期讨论而不易得到结论的问题。

“五四”以后，东西方文化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接触的机会，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出现了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兴趣。当时集中讨论的就是文化有没有特点，如果说中国文化有

它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探寻文化性格，“五四”时期所谓“东西文化”之争并不单是一个学术兴趣问题，争辩的意义在于社会变革要走什么道路。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孔孟之道，于是发起创建孔教大学，号召定儒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目的在于保存中国文化的“精华”，当时称之为“国粹”，有的刊物以“国粹”命名；有人要打倒孔家店，废除线装书；有人主张全盘西化。限于当时的主观客观条件，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作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五四”起，到现在六十多年，问题已基本解决，因为中国人找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已为广大知识界所接受。大家都承认中国文化有特点，但是特点是什么，似乎还有不少分歧的看法。本文不打算将中西文化一一作比较，而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事实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在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点和规律性。

下面着重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特点。

（一） 地区特点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中国文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并非同一面貌，这就是文化地区性的特点。史前时代，从考古学发现有龙山文化、仰韶文化，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在黄河流域生活着的人群，有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有共同的生活习俗的类型；而在东北和内蒙北部有昂昂溪文化，两广和云南又是另一种文化类型，都与中原文化有一定差异。当然，文献不足，不能作过多的推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进入第一个高潮时期，当时中国文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大的地区，各地区文化都有它的特点。它们是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邹鲁文化直接继承西周，以亲亲尊尊的宗法制为核心，注重礼乐典章，表现在学术方面为孔孟学派。三晋文化，地处中州四战之地，注重耕战、政治、外

交，表现在学术方面为吴起、李悝、商鞅、申、韩等法家。燕齐文化，发源于稷下，表现在学术方面为管仲学派、阴阳家。荆楚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少，蔑弃西周传统，崇尚自然，表现在学术方面有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先后进入封建社会。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改造社会，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气象。

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过多年的讨论。这一争论也影响到哲学史界对哲学家的判断。有资本主义萌芽，才会有启蒙思想家。启蒙，意味着把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引向近代化。关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主张明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人，经常引用苏州江宁一带染织业出现雇工的资料（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雇工是不是萌芽的标志，学术界也有争论，这里不谈）。这里提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开始过渡的问题，它注意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由此引申出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王夫之的更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东林党讲学议论时政的活动等等。注意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一大进步。旧史学家根本不理解、不接受有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之说。但这种意见也有缺点，似乎忽视了地区文化的差别。引用的资料所揭示现象不出长江三角洲这个小范围。这个小范围和全国来比，是个局部，只占一隅之地。

医学界关于中西医学理论也有过多年的讨论。有人说中医注重全体，有整体观念，西医只知道头痛医头，不知道从全体出发辩证施治。从事哲学史的人，欣赏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者都有辩证法；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者与辩证法往往脱节，唯物的不辩证，辩证的不唯物。从而判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医、中国哲学比西医、西方哲学完美。这是看到地区文化的特点而忽略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

科学分类，是近代的事，是产业革命后带来的新事物。有了

近代工业，才有近代自然科学和更细的分工，才不得不产生适应于更细的分工的生产管理方法和科学分类。西方植物分类学对一向被看作混然一体的自然界，先从植物学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科学的发展，于是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具有近代特色的机械唯物主义。中国医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社会的生产、科学还没有达到过细的科学分工的地步，因为用不着这种过细的分工。所以中国的医学理论着重全体，也可以说失之于笼统。比如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用“气”来说明世界发生变化及事物的多样性，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比起机械唯物主义显得圆融、周到，但缺点是不具体，也可以说失之于笼统。精确的性质的判断离不开精确的数量的概念。封建社会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用不着时钟，只要日出而作，日中为市，“吸一袋烟的工夫”，“吃顿饭的工夫”，已足以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意图。调动飞机、火车运行，就不能再用这种笼统含混的概念。“一袋烟的工夫”，飞机已经飞出几百里，更不用说操纵宇宙飞船了。过去有许多争论，由于只注意地区文化的特点，而不注意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特点，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强行比较，就不容易把问题说清楚。

同样是中国文化，古代汉语的含义往往不及现代汉语明确。懂得古汉语的人，看今译的汉语作品感到不过瘾，认为不够味。原因在于古代汉语文约义丰，从严格科学要求，也可以说含混笼统。即使同一民族的同一种文化，如果忽略它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也会把问题说不清楚。比如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光是由于白话文易学易懂，白话文的更大优点是它更便于准确表达现代科学所包涵的内容。这种差别，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封建社会足够使用的文字工具，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够使用了。

文化的地区性必然影响到文化的精神面貌。因为文化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化不能不受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的影响。但也应当指出，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

对文化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的纲常名教,几千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骨干,没有纲常名教,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清末人常说“中学为体”的“体”。他们认为这个“体”代表着中国,以至代表着东方的文化传统。事实表明,这个几千年来奉为万古不变的“体”(特点),仅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体”,而不能看作中华民族生长繁衍在这块土地的地区文化的体。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无上权威,已随着封建社会的终止而终止。由于不善于区分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差别,有些东、西文化之争,实质上是文不对题,没有实际意义。

(二) 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

文化发展,是不同地区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停滞不动的文化,既不融合也不分化的文化,是考古的对象,不是活着的文化。

回溯我国历史,可以说,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略可分为四个时期,实际上无时无地不在融合。第一次大融合为殷周时期。武王伐纣,传说盟军有八百诸侯。纣的辖区也有众多的属国,由于战败,这些属国连同殷民被称为“顽民”。经过长时期的共同生活,种族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据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记载,中原地区各族与少数民族相互通婚,互相学习,文字语言逐渐融合。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连风俗习惯也逐渐变化。战国中期以后,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学术由融合而趋于接近。如荀子的哲学,就吸收了邹鲁以外的地区文化,形成了它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只有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还有些格格不入,但老庄哲学也逐渐渗入儒家和法家学说之中。

秦汉时期为又一次大融合。秦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奠定了二千多年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刘氏王朝在统一的中央

政府管理下，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利用全国的教育制度，用统一的教材即官方经学，逐渐融合全国众多的民族文化，形成更大范围的民族的共同体。汉族本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它不过是我国古代众多民族，经历了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共同教育，使用共同汉字，遇到危难，共同抵御外来侵略，逐渐形成的共同体。“纯汉族”事实上是找不出的。

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地主阶级与北方少数民族互相结合，南迁的汉族贵族也与当地土著贵族相融合，共同统治，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带来了文化融合，形成了南朝北朝各具特色的学术风气。隋唐时期，皇室、贵族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混血的后裔，大臣官吏中少数民族人物很多，唐王朝实际上是我国多民族地主阶级共同专政的政权。所以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经历了汉唐多次大的融合，吸收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取长补短，才使得中华民族的科学、艺术、文学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中心之一。宋元明清又是一次大融合，特别是元朝与清朝，比过去任何一次融合的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元代版图最大，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比以前更多，甚至远到欧洲。清代的民族融合比过去几次都深入。满族最先与蒙古贵族通婚，政治上密切合作，文化上吸收几千年来的儒教文化传统，建立了统一的版图、辽阔的国家。过去的历史是剥削阶级、封建贵族掌握政权，各族人民群众处在无权的地位。因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时紧张，有时缓和。但人民群众毕竟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意向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旧历史学家所谓“天心”。各族人民群众要和平相处，要互相学习，要互相贸易。这种融合的总趋向，表现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哲学、宗教各方面，可以说它几乎无所不在。

今天人们习见的中国乐器，琵琶、胡琴、笛、箫、羯鼓、钹、筚篥、七弦琴、筝、唢呐……谁能说它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所私

有，别的民族不得染指？又有谁不喜欢这些乐器的演奏呢？目前欧洲的提琴、钢琴已吸收到中国的乐器中来，它也将成为中国乐器的一部分，可以断言，这些乐器必将成为中华民族长期拥有的“民乐”，而不会排除在外。再以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哲学、宗教来说。佛教本来起源于印度次大陆，它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土壤生根，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如果忽视了佛教这一部分，历史就讲不清楚，哲学史也讲不清楚。马列主义起源于欧洲，但马列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生了根，并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指导思想。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所以能够使得马列主义中国化。历史表明，任何思想，如果在一个新的国土上生根开花，不与当地的传统思想发生融合是不可能的。

民族是有生命的，每一个民族文化也是有生命的。民族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地区的文化发生交往。绝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今天，对一个正常发展的民族、地区、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哲学思想、文化生活也是如此。文化的融合，开始众派分流，然后汇成巨川，最终汇归大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现代化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营养和补充。如本民族的文化丰富、内容充实、渊源深厚，外来文化对它是必要的补充因素，而不起主导作用。如果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浅薄，与外来文化对比，势力悬殊，也可能外来文化起主导作用，以至丧失了自己的传统。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现实生活也屡见不鲜。融合是个巨大的熔炉，有的冶炼外来文化为己用，用来增加自己的营养，也有被其它文化侵蚀了去，消失在别的强大文化激流中。

当前的世界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文化

上也都在争取自己的主导作用,并力图以自己的文化体系为“体”,以别文化体系为用(还有极少的地区,处在氏族公社阶段,没有竞争力,这里不再说它)。我们相信,社会是发展的,文化是进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取代前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封建主义比不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我们也看到,有的民族还在苦苦地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去抵挡资本主义,力图用封建的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去抵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看来,这种抵抗有时表现得十分顽强,甚至有些牺牲精神,但终究是徒劳的。用苦行、禁欲主义、提倡田园诗式的悠闲生活,绝对挡不住花花世界的引诱,紧张的大工业生产必然破坏了田园诗式的隐居野趣。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具有无限巨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才可以摒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的文化影响,给人们创造未来以充分的信心。

略说文化

刘家和

文化一词的涵义，笼统地说，似乎不成问题。譬如，狭义地说，它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并列而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部分，亦即关系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道德、风尚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广义地说，它与文明相当，包括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似乎都是清楚的。然而如果确切地说，人们对于文化或文明实际上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学者们也提出过种种不同的定义。于是文化一词的涵义又成为模糊的。

这种模糊首先表现在“文化”概念的外延上。如果你狭义地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方面的内容，那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从许多书籍名称和内容标题中可以看到文化和哲学、文化和思想、文化和历史之类的并列。所以，狭义的文化有时可以自由地不包括教育、科学、哲学、思想或历史等等。这简直使人难以想象，什么是“文化”概念中不可分割除外的因素。如果你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那末就又有人把它和社会或人类社会生活等同起来。过去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文化史或文明史，实际上写的就是包括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历史。在近代西方人看来，所谓文明史或文化史，只不过是与只写政治、军事、外交和宫廷轶闻的历史不同的多方面历史而已。这又使人难以想象，除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事物之外，社会上还有什么可以排除在文